露書

露書卷之十一

莆田姚旅園客撰

人篇上

彩御史徐文英者溧陽邑人洪武初爲御史一中貴應大辟從家請其父至京爲居間徐方待朝僕報其父至徐知必以中貴故俟彈章上始歸寓邸見父云無及已次早以百錢及草屨二兩與父歸自傷貧無以爲情追送數十里遂失朝　國初法嚴逮徐至以實對時追其父回驗之百錢尚在腰草

緌一在足一在衣帶　太祖甚嗟敬之見徐袍兩肩破因命宮人各補剪御史三字於上時人遂呼爲剪御史徐公由選貢授衡經歷擢御史後升憲副監英區兵於西河之南卒其地其賢聲卓犖如此乃諸書不載久淹沒至萬曆庚寅閒里中諸生始舉入鄉賢余里社中友鄭初字性之爲作呈文中有錫錢一百給道里之費孤蒲履兩雙供山川之費幾句孫以德有鄭賓其語作書及聯啓學萬鄭入學按問詩求手勞人滿先輩聯翼[illegible]是

廖太守梯人莆素清介家居甚貧一同年按莆過訪廖絕無供設徐向門前市生荔枝一盤薦之直指大悅而去安吉陳良謨所著見聞紀訓載公其同年也爲閩臬時行縣至莆謁公四壁蕭然坐

久出菜田器樽罍收白酒一壺以飲意自恬如與此事略同見公之淸修往往而是

賈訪嶧人國初司李建昌時大璫以織御服至張威福郡守以下皆庭辱之訪獨高與出入與抗禮民謠曰知府是堆泥同知是塊土若無賈推官壞了建昌府

嘉靖二十年正月微雪羣臣獻頌御史富平楊爵疏其非且論勳戚擅權及內閣非據下詔獄旋杖之因暴風二日京師謂楊爵風

許相[illegible]令德化見太守私署不庭參守怒曰腰有黃

金耶谿軋谷滕有黃金

張肖甫開府吳中臨行拆簡招張幼于野服會于樞橋幼于謝禮有往拜無召見竟不赴

袁夫山名汝元楚永豐人講學所至徒雲從嘗在黃州耿中丞坐適張江陵至梁先起耿指以示張曰此子欲飛矣張曰吾能膠之張時始為編修張去耿過梁問張竟何如梁曰是必為相相必殺我有以告張張頷之後張既相耿以中丞起家咨梁出處梁曰今所不能正者相不居繫能正此則出不

然不如處也有以告張張感之授意於楚兩臺必
置之死梁先是業改姓名爲何心隱遁去北得梁
誣以謀反梁曰兵在何所擅在何所勒者詞屈迺
令强賊逸之梁曰爾同盜者必悉吾家吾家幾指
居何向背盜者語塞梁乃謂當事曰吾聞殺牛以
宴客未聞殺人以悅相公當事者竟扑殺暴尸武
昌城下
全徽有項羽廟每春時遠近祭賽士女雜遝令佘宗
漢諭祭者各帶草一束旣積與廟高佘對羽言曰

燒咸陽宮火三月不滅非汝耶今用相報因舉火焚髯遂以息

吳中稱余宗漢字不如詩詩不如人

故吉牌閣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illegible][illegible]族[illegible][illegible]遣僕入京尋執以為詞授意於比部擒籤者讞者屬王郎中述古屬草郎中謂須一讞擬有日讞則非去矣郎中辭至宅草之已脫矣隨使人促竟不應天明第白其無他郭因以脫於難

阮鏜莆黃石人負文藻老不得一第將卒自挽云本來無

君臣上下之樂何憂不足此去即父子祖孫之會其樂有餘

平陽張尚書（瀚）爲諸生時道遇雨人爭趨避瀾緩行如故問之荅曰前途亦有雨

戚繼光將軍以方元沂爲重客方之卒也戚方鎭淮南海駱之正堂發引之日柩從中門出服朋友服步送之葬所

合州歐陽文學（乾）孝友人也家貧自甘饑寒而喜善樂施人稱歐菩薩與人較秋毫樂獎誘尤嚴品騭人

俊有陽夫子陽義華之稱

東海素豪爽楊少宗伯文忠之弟慕其名往看康留飲酒間酣使童作康自披琵琶度曲宗伯喜以爲爲已也日見家兄當以爲談康曰吾自取樂耳何預卿事

秀甫華鄧子能于戶能拍牛令馱從後曳其尾牛即倒行鄧後竟登壇

馮元敏每雨下輒以傘置雨中聽其聲則樂

莫雲卿負才氣洪子匡言其能穿韝舞劍馳女墻上

王懿士令世鄉邇鄉紳郝吏部大獻歸往拜終坐不出一語王性之郝常游伎家王何在彼猝持判就伎家拜之郝從曆門後王拉出揖之而去

趙中舍在膠州人為諸生時挾一妓赴省試共鳩而進省會觀者譁然蹇督學佚三試後召謂之曰爾趙任耶不入格當復汝趙應之曰已高中矣放榜名在第四

趙中舍元宵搭臺於棋盤街已作女郎裝挾琵琶彈唱久觀者皆以身既修偉相顧猜異後知為趙

中書一笑而散

趙中舍謫太平丞直指按部治戎裝請作巡捕令不能止聽其往迎旣迎行可十里許回馬喝止舁人已舞戟於輿前再十里復然直指初只爲故事及其再也始詰詢從者荅曰此趙中書也直指愕然請與揖趙曰縣丞不第能舞戟且善走馬翻身上馬揚鞭策馬去不復見已

趙中舍在太平時悅一妓婦潛隨入金陵婦供事侯家趙亦隨往間倚婦肯侯問爲誰趙輒伏地請婦

吾妹也侯問何以語音與答曰吾少賤流落北方
耳侯因賞以酒肉趙卽向耳房自提壺大嚼太平
吏有事侯家見爲丞也向趙叩頭侯之從者以告
侯侯令物色之始知爲故中書請入同飲布帽據
上坐盡歡而散

吳幼于有奇僻遇俗客卽戴假面與應酬客有俗談
輒擊鐘鼓云以流耳每出戴紅巾令老婢荷鍤
幼于
每貪諸鼓齋幸乙巳與有夫伎犬然不返乘燕客
散殺幼于家七人客及幼于皆及難是歲李卓吾
以講學得達觀以談禪皆被逮李自
頭達觀死于獄可謂滅殺亡并矣

屠長卿九日集三十六人登西山余宗漢後往道進西寧宋侯（世恩）侯曰何以遺我然我當自至少頃宋令與箕馬至酒中屠令蒼頭采菱行酒客難以陪飲俟一客采菱陪一巨觥衆服其酒量宋方與客耳語有告之者宋不信曰爾能再飲乎采菱因再盡一巡陪飲如初宋始嘆服脫已紫衣賜之屠曰既得紫不可徒步宋即并馬與之采菱因披紫跨馬而返　徐興公云登高未必穿紫第余宗漢與其游而與余談者宗漢長者必不妄言

梅子馬素俠爲寶慶幕丁節推重之不拘常儀欲客

樗卽迦梅風晨月夕每流連杯斝竟夕達旦

喬伯珪一琦素任俠蘇有美婦人夫愛之婦乃與吏私伯珪伺其鉀取兩人首囊之自投于獄後直指高其誼爲刮雪

馮魯宗憲副先爲萊守歸泊潤州江口夜羣盜登舟掠物方倥偬際喬伯珪忽在舟與盜作市語盜以爲伴也語款款對荅之次舉頭始知爲喬踉蹌奔迸溺水者無數 伯珪又搆異術每對客問客飲食所欲各開帋上卽以盌如開數幷畢閒盤覆之任客博奕戲已開盤食物知所開一一精覈崔銓部每預其遊

曹廷尉好登陟又不欲以冠蓋辱山靈游九華挾一二胥從肩輿而進曹年少美姿容身既眇小復無僕從青陽令直謂是廷尉兒呼不即供具

弘治改元甫中迎春戴大賓尚幼父兄抱看有指謂守曰神童也守出龍虎二字令屬對戴見春牛對白牛舞守頷之意以牛不能舞丞傍解之曰百獸率舞牛寧不舞乎守始稱善

戴大賓叔以色難令對戴即應之曰容易叔初不即解曰既容易何不對

倭寇前數歲不靖戚繼光爲參戎時督兵救之初至詩云某日舫兵及夜倒鑑令進勦出倭不意一夜殲盡王鳳靈曰未解甲即登賊壘三更夜月肅寶刀不染腥迅掃妖氛萬里天恩傳露布

方元沂有美才以貌小爲婦所棄從戚總戎繼光泛遼陽戚嘗過方飲因較酒量至夜四鼓不相下散去戚伺方就寢復過方不令方知題壁云五鼓青萍客過此索飲次早戚以此揶揄之方曰公自以智勝耳

姑蘇申公用懋有記性滇中千戶胡珠者五薦未遷

胡頎不平以誶未伸旋視察中在職方朱問職方法武職三為郎選之乎中曰選之未曰亦有五薦不遷者乎中遂答曰有之胡詠其人也但彼有故耳以語胡胡語塞

胡少保宗憲豪爽恩怨必報徽時同邑王參將湖號雪湖頎慢之王之妻衙敬重胡每以為言胡後總督枋起王於家用之稍以事欲與杖既網諭之云罪當杖以雪湖嫂故原汝

劉兗守治尚嚴擁蓋者誤以蓋傾其冠劉方有事命

姑蘇之人方爲危少間游治而造之入門故謂曰不縶之彼懼吾歲將自經於溝瀆矣

陳也罷先生 齊 與李長沙 東陽 許翰林約赴長安良辰美景輒有讌集肯序而值例不往逮中秋應也罷而赴是日雨如注也罷慮客不來自騎馬至諸人邸促之及至長沙許長沙曰爾癡爾第歸彼當自至也罷始悟而歸

鄭廣文 鹿齋 博覽善古文詞家寠一日子告之曰牛老齒芸矣賣之廣文曰賣之已而憶與之角者去

上尙始知予以貧故辭已

王莊新州人馬上設帷幔與劍傍闔門皆不欲見人及登第欲取妾人以其癡故指手足俱攣者以示之王曰非我無娶者寧娶歸善醜之

龍溪梁靖耕農也有母在牛病不能食持草跪而叩之曰梁靖親老家貧千萬食一口

孫太初初不言何許人人疑爲關中王孫隱吳興道場山年四十人勸之娶始娶及卒只一女故王介卅予以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矣作

遷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

金華吳孺子喜游名山裝束若行脚僧及游武夷曰山川無過此者吾當瘞骨於茲遂僵臥不食爲山僧死即瘞之閱七日不死山僧以米汁灌之復生

莆陳昂慕峨眉山水無由得達因爲僧炊爨以往後居秣陵不與世交織履度日死後張金銘見其詩曰今選責裘需須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其人者白雲其號也

國初蕭山來氏女未嫁而寡矢志不他適至七十八

陵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
歸宗得箇無遐三昧依舊明月清風

楚中夏氏女許字廣德阮氏子未適孟阮氏子夭歿
夏氏矢志貞守所居門前忽生二樣上下樹枝皆
成連理庚戌年

嚴州[illegible][illegible]鄒養庶有才藻工詩文爲湖費宏隨父之
太守鄒聞其奇索見之酒間試以對曰金杯春泛
綠費應聲云寶燭夜摇紅鄒遂以女妻之

徐京兆女姬善書善詩兼解制稚京兆爲擇壻但以

文字謊奏上令覩以探其意後得范長倩制詑玩不釋乎京兆曰此子貌奇古女姪日有此文字何妨貌奇京兆遂意決後長倩將徐意最篤

遼陽蕭汝芳妹嫁李錦衣蕭爲職方時以貧寄食於妹及借差歸謂妹曰余長往矣此德俟來生償之所謂今生作者是也妹答曰應是今生受者是

歐陽伯宜母王氏節孝向來長齋倭佛癸亥秋自金陵還弱抱漢陰公署夜燭開花旋而花上吐萼馱形像高三寸鬚眉畢具燭盡始消人以爲至誠所

感

人篇下

蔡中丞虔引家居時飼人送笋月初得新笋譴先以

獻蔡佩曰損汝不損我後有希旨者曰獻竹芽蔡

見嫌之又厭白厭死諱白曰不黑諱死曰不活

[illegible]貨典[illegible]諱不喜人穿白有言三白酒者曰三清可

也捏告人命者題貼紅紙便知其事即署行孝豐

縣公移皆去孝字云陳奉母至孝故多忌諱

丁長孺奉使過家謁陳與門者以其姓不便白私

改丁為于及刺見陳陳每稱于先生丁不省問為誰陳曰即先生丁曰僕不姓于陳曰姓于為佳丁笑而去

陳見與每聞鴉鳴即扑左右云為爾鳴月令人庭中蔭竹聚之時稱老雅陳

屠長卿謂其鄉桃花開時士女競游極可觀拉臧晉叔往觀比至憩一古廟中祇見婦女椎髻布裳村野不堪臧頗悔來已而數輩至靚粧妖麗臧問為誰屠云吾家兒女輩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

不然請問明無人矣晉叔與余談

沈德清性緩每梳頭飯與便皆須一鼓初爲孝廉試春官適同鄉蔡觀歸沈預邀曾廣文送之及期三鼓主人促曾曾以沈爲老成練事久沈出門天已明觀察已發矣其故皆爲梳頭飯與便也臨出門出而復返者又數四

沈德清之子善酒沈初教諭侯官一友將入吳謁過省必謁沈與沈兒崇家報兒即入内書良久出以書授之友不知其醉也至省沈倘出友置書而去

沈得其書崇不能語家人惶問沈曰兒中危疾且

晚死矣即請假歸未至家數里兒聞急出迎沈見

兒且喜且愕曰汝病瘥乎兒不曰未嘗病沈取書

示之兒省玩良久曰想是醉中書耳

有言葉都公字佳者一田父謂己能得之因往求葉

奇其意書以與之歸而村中釀賀田父破產設席

爲謝

管仙客嘗移杭州望仙橋住橋倚吳山初倩人舁上

吳山見青草即下便便畢命舁歸舁人問何以不

竟所往營曰汝第歸後日日如是昇人始知只僞
便耳

俞太學父生日酒中父行觴政曰龍吟虎嘯龍虎齊
聲各欲成語俞父至太學太學起曰牛一羊一牛
羊父抖生客爲哄堂

吳與沈太學倖雲開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白
非此平字沈即加一踢曰三平亦罷

游元封館穀山中營託一陳生署陳生授書至郭外
城環闠也外城以下作一句讀元封呓之曰幾敗

趙公事隙生術強口曰郭非城外之環門乎元封
曰如是則夫環而攻之不必法矣始相顧大笑
汝上李秀才父有事公庭已欲進看門者不聽前揖
拳毆門者時盧侍攝篆怒甚因口命題擊鼓詩試
之秀才不記黿鼉字制稅中但記兆得作兩○盧
笑謂之曰既不記竊試說黿鼉是何物秀才答曰
是誰見他不過是水中一物耳
蘇侍御督潸問黃迦利告把總蕭大仁爲歷歷隙說
巳而曰俗語云黃河之水天上來蘇不覺失笑

縣丞賈應璧寧羌人民有犯鼻者既久賠免異日復以他事逮之其人舉日前事仰叢罵曰獸畜汝昨日飯今日復飯否

[illegible]蒲熊大楠別駕其父故布衣大楠既閒居偶為父所杖趨出門外大呼曰里中有看百姓打官府

[illegible]埔閒有常某者為節推多服黃繖問以多服曰吾御史耳目也問以黃繖曰吾太守同僚也

鄭虛舟吳門詩人也貧無資用乃典一官舫借一妓載之江上已着麻衣云父卒于官妻矧嫁之一徵

人納二百金至夕來迎致木偶人與中與之巳同妓駕小舟逃矣李本寧先生云其人後相遇又爲妓所困因令作書狀記寧忿

程相如書齊長卿於船檣上懸燈燈書迎接四明屠夫子所見之喜作書數十函爲延譽後欲見思無以悅肯乃謬曰夫子所著白楡社稿某已授剞劂被送入四明矣不如夫子在此也屠復喜爲延譽如初

漢川尹開府之與某氏御史婦也西字面眼圓而露口闊至耳衣服重重卽有多補見人槩稱卑職開

府共郎叔也謂有年雅稱之曰年兄

李洪洞中州人多內及邊婦在輿上以怨氣告輿人
及無聊輒下行一二里

政篇

有璞中州人永樂時爲西江觀察西江有民娶婦三
日攜婦歸寧婿先歸婦失後不獲婦翁訟婿殺女
婿不勝拷掠誣服云棄尸塘中果得尸獄成璞獨
疑之曰殺人棄尸深怨者事謂夫有是乎夜夢人
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獄有歸矣比明一

童子竊聞門內璞召入曰爾黃冠者得非爾師令爾探某所事乎童子驚遽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姦見匿稻麥中西江人因號爲斷鬼石

滕人甯直宣德間爲宿遷令邳民張謙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訴於直直問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三人即日召四婦至則以布蒙其面坐帳中各伸足帳外令蒜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即服

洪湖鄭傑成化間爲登州知府府有冤獄禱於神夜夢船中有虎身帶三矢次日讞其獄曰此必周彪也其人叩伏冤者以釋

余叔令余翔一夕夢汎丈夫叩言救已及曉有新居凋井者得一枯髑以告余余日尚有四往取之取之果然因窮治舊主吐言父在時爲與僧五丈夫主其家父利其重貲謀殺而並沉之井余即按以法

諸父新寧公初爲宿州廣文爲州放賑見人多輕裘

將近而易鶉衣訪之則貧者逋負富室恐旣賑難
索故粧飾冒領耳後方賑新寧公因請凡賑皆剃
眉少許方得領惠謂富者顧惜體面貧者何惜一
毛當道許之貧者皆歡呼
新寧有殺人者首從俱論死謂爲首者破其額爲從
者斷其手直指屬從伯新寧公勘之新寧公蔽之
曰手亦破額將與斷耳蓋人見人以斧破額則必
以手捍之故耳從者因末減
合州有被盜者知是趙甲往訴之道逢錢乙乙曰已

之吾能諭甲還若物乙因往甲家道其故甲曰諾因醉以酒謝之歸既別去甲往中道要殺乙褫其衣幣乙母不知殺者誰訴之守守張驚擒甲至詰之曰汝賊乙觸汝短殺乙者汝也甲不承張即遣一役紿甲妻云甲殺乙事甲已承甲屬我來取乙衣詐妻從內取授之張遂定其獄

保德劉某商于合州一夕亡去金万藏金之箱棄于河爲居民所得曝之屋上劉執以訴守張驚曰是非盜金者因問劉汝有同商者乎劉荅余同商皆

巨富安有是張立召同商者至見一人常稱鮮衣色稍怯張卽詰之曰盜金者汝也按以三木卽吐實遣人從主家取偉貌者稍至開之劉百金具在

上虞張仲五毆斃阮靖二買和數年矣猶恐覺露檢有眞傷賺陳洪三病死僕屍夜換焉後新安胡公思伸字若直涖邑夢一人訴冤兩手上伸而無首次日適屍兄阮靖一與張英十八訐告僱工事審竣靖一欲去未去手探懷中躡嚅而欲言胡疑之因從其懷取視則稍涉買和事胡心動曰僱工事小人

命寧大命人起棺錫以詳驗動靜役回言磚石散
亂葢底參差詢意非眞屍卽以尉藉數言愐仲五
之弟曰仲八者仲八直供眞屍投井中比往則柔
靡備覓無從井灸試以鉤掘適觸石火起窮之而
屍見屍在井中獨無頭命啟棺驗之則棺中有兩
其蓋昏夜換屍惟失其頭於原棺耳邑人因云胡
公斷無頭官事

上虞有旅死者吏以無主稟邑侯胡公曰我爲邑主
卽其主也因命人察其左右詳悉以報役回言傍

有竹杖耳胡命持杖隨路令人認識適旅肆王美二認爲巳物問之則云嵊人魏世科與慈谿章三九及章妻季氏過此章病因借是扶行耳胡公曰死者三九也命役偵緝至新昌獲季氏而世科逃矣後聞會稽有盜張三將配胡公曰豈其人耶以世科亦嘗爲盜耳役至彼試呼之曰汝魏世科也何改名張三世科忙迫搖手令勿高聲役因出牌示之世科曰我氣數到矣蓋世科久姦季氏與季氏謀殺其夫也比比至不刑而服

上虞陳曾四與何大十二鬭以人解而散何夜歸竟死途中其家訟曾四云毆則毆矣原未重傷今頭破傷重委非出於已第不知所以然亦委於夙孽而服矣邑侯胡公獨疑之因問何有仇乎衆言不見其他惟見與何祥二有隙胡公因於干犯中揷入祥二名攝之比至深言其仇殺狀祥二即以手拊地云委以妒姦恨殺之也葢先是祥二與大十二爭姦仇深乘曾四毆後殺以洩忿冀可移罪以自脫耳

上虞吳應二盜擊其門吳云家貧何以應盜云汝今日舂米幾升雌雞留之雄雞可與也吳如言授之是夜有月吳因於門隙閙之見盜六人過嶺去隨一人退回開門覘之適隣李顯二持棍在傍吳因意巳舂米唯顯二知之疑爲彩盜窩以稟邑邑侯胡公方閱試卷忙迫攝之抵衙内鞫二直招五人攝五人至胡公曰良民也舍之簿懼縱盜得罪曰當堂恐畏刑妄招今顯二在監中夜與重犯顧芳閒談敘巳弄假成眞及連盜三家之狀歷歷可據

尚安疑處胡問顧芳良然又攝五人至曰此等安
能盜哉役舍去懸重賞令捕役密緝捕役旋云是
夜盜歷三家應二之後則盜丹家倪忠四盜頭受
擊血淋漓奔旋扮何三何出逐被鎗傷出死今衜
盜張亨一頭病者數日恐其人乎攝之至令驗頭
有傷否張佯稱枉頭向後以磕石欄胡公意以磕
則宜在右頭今向後者必欲破之以掩傷痕耳亟
令人夾住口此真盜也驗之傷痕具在即輸服同
盜爲田思一及夏氏三人夏氏兩人亨一獲將知

必不免郎自畀命矣田供鎗在茅簷中取之血漬
尚在藍盜只五人其一退回者人影也吳應二誤
耳先是揲蓍得復卦曰復生也必非顯二所供
者又曰復只五人今何以六又曰復形似夏有夏
姓在中乎背良驗顯二事旣白胡公因問當堂猶
畏刑夜談而歷歷自敘爲盜者何顯二稱已先入
監時極口稱枉比當官自誣重犯惟其詐恐受非
刑故信口以冀自免耳嗟夫未加刑而人已自誣
重刑之下何所不至此折獄者貴慎

上虞徐鄉宦被盜失金頗多每捕宿盜促邑侯胡公逮訊之胡云盜自有眞安可妄逮因見盜牛者羅順一機警可用諭之曰吾縱汝汝能獲徐家盜貰汝罪羅去半月回報云盜不見影但宿盜奉化丁姓人能飛簷走壁人稱高師父今有金售人意其人也丁與餘姚陳錦四厚願得檄往緝比緝陳至供認丁與袁應四三人同盜原贓在地內罈中起之俱在第不言丁袁蹤跡順一因密約陳妻妻言丁袁往杭售金耳約某日由蒿壩而回順一往迎

之快快未面識偶兩人問路順一問所從來曰自杭曰經由何所曰蕭墻曰是矣郎誰從要路俟耕夫稠集之處詭詰之曰我緝獲天民若汝兩人其黨與乎因捋其臂驗之見俱有刺文紛紛之曰汝丁廿八也上虞侯欲汝丁遷售金之資十二兩與難求脫縲不受同地辭提至胡侯立釋順一順一至家抱母痛哭卒爲善人

上虞强賊趙甲拔錢乙爲已宿窩攝至乙極口稱冤且云與趙未識面邑侯胡公曰有是耶因令乙伏

辟後令一人詐爲乙在庭喚甲來對簿胡公指詐乙詰甲曰汝識乙乎甲曰安有窩家不識胡公又曰彼稱寃如何甲向詐乙背曰汝歴受寄贓如何稱寃胡公即喚眞乙至而謂甲曰汝人尚不識奈何誣指甲始首伏曰受人寄囑也胡公語乙曰汝受誣家中必惶懼可疾趨回以慰妻子時以胡善體人情

新安胡公尹上虞時偶旱齊心虔禱忽見片雲胡立取衣冠向雲拜即雨下如注然雨只至上虞界犬

牙而止翁紳片公笑之曰公占住此兩耶

郭尚書子章守潮州府山獨淫人婦衍家搆治不去郭公爲移文城隍是夜妖告婦曰郭公正人吾去矣

邯鄲城往往門垣無恙而失物相傳叢臺下妖爲祟馬婦裴氏爲妖所憑亦多失物歐陽尹諱律字伯宣恐爲捕役藉口詣城隍神招其婦前手書攝邪文以授之婦歸妖遂屏跡先是夫婦相厭自是和好如舊

乙卯邯鄲歐陽尹分試歸見他邑多蝗問邑民民以獨免對尹疑之旋郊行西北見蝗蜂屯詰之云固風驟至尹具文禱神是夜隕霜於蝗界霜若畫地然由是遂滅

民翁孫武子十七兒二十畫虎牙以賭逃去後父見隴上一尸疑同賭但甲錢乙覺之問牧童恰云甲乙過此遂訟不休蓋者既泥虎牙相類甲乙亦自誣邪鄉歐陽尹獨疑之又覆詰難得牧童云孫武夫婦見尸辨識徐發悲聲無追狀遂反成案人多駭之

[illegible]六獲七兒於杳遠近數服

漢陽有姑通僧者爲媳所窺因誣媳令蔣君時督訊僧僧作兩可語乃令姑媳共撲僧姑頗惜力即治僧與姑

漢陽甲通乙妻乙告令甲乃誇言乙妻已妻也爲乙所汙令蔣君即繫甲乙而繫乙妻於他所次日覆訊密屬皁役云乙妻夜來死矣令即作治親夫抵狀甲大呵曰彼親夫也遂治甲姦狀

李元在潞商其妻蔡與劉文元通情密比桂歸乃駕

稿桂父洪致洪羞忿投繯族人謂桂初歸父死必桂故公呈桂獄成極刑不知蔡圖與劉完璩也比與劉生于十年稿猶不解卞汝行北部嘗談是每歎無貲之者東城將司城　獻顧　初蒞即覈得其情坐蔡與劉而雪桂之冤

續篇

家宰寧公拔紅鶴氅與佘宗漢游宗謙市過宗濂偶言人生適意耳安能營營阿堵物以遺所不可知之人又曰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新寧公慢

然曰丹朱商均大聖人也今父與人物過多子立有評語堯舜以天下與人朱均無愠色是知大聖人也

古語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臧晉叔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用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

蘇潛父侍御招章元禮吏部游鶴林寺至陸秀夫祠見牛溲馬渤砌其門閾穫麥滿堂元禮笑曰秀夫不免黍離之感潛父曰歌麥秀耳

王敬美督學閩中適蔡伯華以主試至闘別不便交
談王舉手曰盈盈一水間
袁中郎令吳江進之令長洲與一二令君夜集姑蘇
門子俱善吳音有命以侑酒者門子目目相視莫
肯先出聲一令是久相推拒於巳所侍者怒命與
杖纔下一板肉聲滿發滿堂大笑謂板善催齒中
郎曰從來唱曲要打板
譚侍御飲酒恬雅竟席不醒不醉李侍御邀之不易
赴及赴復不易散偶南臺御集燕子磯有謂譚曰

君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歐陽給諫曰可對李侍御招之不來揮之不去

余入吳至清湖同余叔亮黃漢寶之橋上戲叔亮着屐後行回看已歸矣乎曰叔亮何與短漢寶曰彼共足長耳

黃漢表好市避相過者輒難卒遇林希蕎曰昔人杜門謝客漢表乃出門避客

黃漢表妻父遥授冠帶所居鄉多畜鴨林希蕎戲之曰妻父官在鴨班張隆父笑曰鴨班亦何減鴛行

陳學[illegible]同飲坐次欲右余而誤揖余左已而自知其誤大笑不已彦季符曰學一爲顏子坐忘矣

洪洞盧學臯方九歲讀書至寡人好貨曰前云我非愛其財今云好貨畢竟是愛財

盧生幼戲犯之答曰老萊子七十猶學兒戲

攸頻節館雅集龔長安未至顧姬見諸人悵望遽曰長安不見使人愁

露書卷之十一終

露書卷之十二

莆田姚旅園客纂

諧篇

成化丙戌陳公甫莊孔暘章德懋應南宮試試官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苟及塡榜章莊高列惟不見陳卷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亟索至則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者業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

東門皮三者行三以善作皮履故曰皮三常爲朴貞

蕭公役作一日請號於貞蕭貞蕭曰蘭波其人甚
甚里多不平者有以爲言貞蕭曰關東門也波皮
三也不過以舊物還之里人始悟笑
前自嘉靖以前士大夫多戴布帽黃洗馬請急歸過
一驛驛丞見其布帽復不知洗馬是何官乃自前
揖且問公一日洗幾馬黃諺答之曰亦如公一日
接幾馬耳又問翰林邑若何曰平處翰監司若何
曰平處翰兩臺若何曰平處丞始知是尊官頭搶
地稱萬死 按欽在爲先進遺風載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丞不知何官坐而

抗禮且戲曰先發薦公答以勤則多洗濯則少洗與此同豈一事而好事者借言與

莆林某令香山屬舟人有鄉親問渡徑流之海人無敢往者其從叔某嘗與同起居曰我能之至廣州作廣人裝束負膏藥一篋巾上貼一啞字遂渡伺林令出門欲困之林笑謝善待之歸

薛方山督學浙中較山陰倪徐渭而叔季祝繼志後祝僉憲西江有神官降云南昌缺城隍帝以命祝祝朝衣登庭而逝逝後櫬中時出香縷與香逼人徐偶以告薛薛戲之曰恨當時不以先子又不及

述其文曰假有神助

前陳某請署郭大司馬給以冠帶向人索文中稱其孝云母病時曾刲股以示從伯新寧公新寧公笑曰公若醫母病猶刲股若我輩當無完膚矣

俗謂揚州人爲無耳縣維揚陸無從與丹徒鄒佐卿初會於王弇州許陸問姓鄒答姓鄒陸曰烏龜之烏乎鄒曰是有耳縣的

遼陽蕭汝芳與蒲中張鰲友善蕭號豐原張號六山一日張寄書誤書楓原蕭曰相知名號詎可誤報

札亦故書以詠山

居長卿衣冠看客便道過妓窓四窓之婢訝問四日

寧波居老爺婢笑曰原來是波老爺㽞中呼蜑俗

人爲波老闢是遇俗客只呼居赤水

吳翁晉㙮吳翁升厯謝在杭爲吳興節推行部孝豐

翁晉鄉居晨起往謁道遇虎童子鳴金却之後向

鄉先生姚君言之姚曰彼以爲翁升見非而退耳

徐茂吳聽晉道沈士範制稅佳有人向士範逆之士

範曰徐年伯亦具隻眼者其人不覺復向茂吳贊

之彼吳大志

游宗謙過江右殺王方作字不及寒溫游訴曰爾以爾書佳耶前中當冀耳後將行欲索書不便索令侍兒范鹿轉去王不諾便書書畢謂范鹿曰對相公道黃文[illegible][illegible]石去矣

游宗謙初過閩公瑕公瑕未有生平不即見游對門者訴曰爾主人不過善書使未見我書耳即行門者以告公瑕急令要回寒溫畢舉筆向游請作數字游曰初不能書欲見君耳

游宗謙游益府王旌以雪苑嘉賓一日陳公濤邀從

治具皆巨盤公衡故謔之曰已善罵坐而以小盤

餉客鄭挺武在傍曰君不見其自署虐死嘉賓耶

王百穀作風字必垂字落下上半空俗謂蘇人多空

頭即鬍毛亦空或以問百穀百穀曰不然此作惡

者口袁太初在傍曰不見王二官作風字乎二官

百穀之行也

沈蛟門與于穀峰初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

作如何書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笑云原來脚是

團的初不知爲長的于知其以團魚嘲己也于符
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子于過訪因謬曰須君
兒一塾師沈試問何已覓矣于曰其人不識字沈
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沈竈產蛙乃讀作沈鼃産
七沈皆啞大笑

漳州丁節推署篆試童生有曰詹之大鵬者丁朗督
於號者丁見三字名已含笑時見詹眇與己同因
問名已佳必有佳號詹謙退久之乃答曰號貞覺
省齋丁大笑

金陵呼姓史者曰矢而經史之史仍呼為使一江寧
令欲作吳語諸生謁見偶談及予史令贊之曰公
一肚子史史作矢音及出同行嘲此生曰公一肚
紫矢
馬九雅妓也偶面有瘡潘太學戲之曰爾何面上賣
果詞瘡是楊梅也馬應之曰亦猶爾腹中生草耳
羅子昭鄭翊訂林雅集草為金陵社草欲刪去程彥
之彥之怫因屬居間始免兩人皆癡絕洪仲韋因
贈彥之石章文曰天外三峯居士或問之答曰天

外三峯削不成

成大勳廣東人爲寧洋廣文邑令詿考云化雨不數
桃李頹齡已過桑榆因轉王官廣文悲曰化雨不
敎欲我挑挑水澆秀才耶

滸浦趙從訓判獨山州州極荒涼因題柱曰茅屋三
間坐由我臥由我里長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潯州尹秀才於御史觀風三考首名刻一圖書曰烏
臺三試魁人首尹某印

一青守作醋數缸忽轉監司分餽於人後每追悔云

只上言盟借不攜來其爲監司齋俸在京以所受

鵝鴨售錢有戲贈之曰惜醋監司賣鵝求致

王光祿謂童僕有三珠初來是走盤珠半年之後是

算盤珠一年之後是佛頂珠

余宗漢謂豆腐有十德生者柔德乾者剛德無處無

之廣德自貴及賤喜之和德一錢可買謙德徽州

一兩一盌貢德食乳有補厚德可以去垢清德投

之汚則不減聖德建寧糟者有隱德

陳牧伯謂豬瘡有五德生之不至死仁也同坐卧即

分人義也不上面禮也有事時不廢無事時須搔

智也洗必以時過此即褻信也

壬寅金陵有十忛觀石林寫字忛何雪漁圖書忛魏

子敬壽忛汪堯卿代作忛雪浪出家忛馬湘蘭

老妓忛盂小兒行醫忛顧春橋合香忛陸成叔討

債忛程彥之無事忛

建昌王孫戲問游元封山人有幾品游云與王者同

王孫詰問游曰並無品級

胡仲修謂孔子亦喜謏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子曰太宰知我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曰野哉由也

蠷露一頭兩足吾鄉林太守嵩從有富而往謁者守故留之而終不見其人竟衣袱而歸抵家只一席裹身其狀似蠷人因呼之曰蠷又豈敢錄載宋時截竹爲筒冒上作鼓時謂通同部令唱遵花落者猶多挾此近一友人謁林海寧海寧門禁甚嚴欲歸無資因戲寫一狀遣僕往投中有兩句曰蠷乎

不免筒鼓也必

猪市伶人徐公望善別古器其祖牛某不從靖難之

師子孫發教坊甲辰有詔許自陳公望因得除籍

仍稱姓僧湛懷戲之曰猪市裏走出牛來

南中呂大亦文雅與妹呂二同赴席或問之大曰我

兩口姓呂吳非熊在傍曰有我一口便成品大曰

少說天話謂其姓口下尚有天也

鄭夢周家有質庫門前書金馬爲記館穀挪陳父教

授詞賦汪仲嘉聞之曰陳父避世金馬門矣

洪仲韋娶劉二後之安吉有對秣陵許伯倫道仲韋

不忍出門雙淚泣汪許曰仲茸如今亦有淚矣蓋謂其有累也

俞仲茅名彥久游始歸姚允初名履素過看俞纔出姚乍曰一春魚鴈無消息俞答之曰又手忪將禮數迎

舊例邑尹坐次先首邑次以邑之大小爲序黃進賢不拘常例每坐南昌上南昌心不平私呼之曰小人後雅集南昌行觴政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而不和或問小人同而不和南昌曰挪小人說他怎的

衛至黃進賢曰顛狂柳絮隨風舞桃花逐水流或
問足輕薄桃花逐水流進賢曰那輕薄的管他怎
的又一尹按之曰相逢不飲空歸去桃花也笑人

或問是洞口桃花尹答曰今日雅聚安可動口

高尚書為陳聽伯牧伯中表任一日飲陳許高以親
戚陳上坐牧伯曰無日高高任上高答之曰是以
陳陳相因

郭聖胎詞譜中四無無僧無伎無酒無不識字者

郭聖胎既入太學嘗讌會米糈部戲之曰今宜守諸

生體聖胎答之曰雖諸生以山人體統行事

及質父盛推頎朗哉忽謂祝無功給諫曰朗哉今詞客都總管也給諫笑謂余曰都總管有人矣君且作副總管

王漢陂林居好為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王答之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

金尚卿善貌祝無功書法祝欲繩之董玄宰笑謂祝曰右軍有知弟應下獄矣祝即笑釋之

有鍜板匠四人共妻後各生一子子雖異父和氣浹洽務於同父或以問其鄉人李中丞曰寧復有此

中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南州喻中立訪曹進士進士疑問君爲君子喻小人

喻

王曰 一月對曹司農多談冠裳藝處之曰曰常近來官腔矣王稍不平洪仲韋訓王曰君楚人楚擅弋陽腔今變爲官腔佳矣何忿爲

林茂之嗜 曰六一日方秘戲吳非熊狀之曰彼兩人

曰西又因蒸謂爾木爾口以木入口也呂翁稍遜

洪仲韋因戲之曰呆而又呆耳

舊院妓蔣二字靈修諸人挾之游官寺戲蔣忽離席

柳陳文問所往遽答曰擺挪蓋曲中謂溺爲擺挪

伎馬九見洪仲韋齒斑問以故洪戲云吾錦心繡口

也時馬九病瘡方愈面有斑痕洪因問爾何以面

斑馬遽答曰驄馬有斑

武林吳山一伎每晨即倚梅樹遠望一少年意其有

情癡特與定情比問其由妓答曰候金汁行耳杭人

謂眾賓者爲余汁行少年大失望洪仲韋進以告內子劉卿

劉笑曰錯認清客

邢進士身矮背在鄱陽遇盜盜既有其貲欲滅之以除患方舉刀邢諭之曰人業呼我爲邢矮若去其頭不更矮乎盜不覺大笑擲刀

游宗謙善駡坐張幼于嘗與余言宗謙善駡得其駡以爲快旣卒屠長卿謂其子元封曰尊公方在閻王前駡坐

重慶一道士右手五指甲長尺許每出觀者塞道謂

有尚養府庖錢米捆載而歸其徒十五人皆仰食
於五指有對歐陽伯宜談此伯宜曰食指頗繁
熊尚寶在長安居與余項背相倚尚寶猫常至余厨
竊食久遂不去余所借小長班攜道上戲經其門
尚寶謂竊之也嗣兵馬治之且執以索所失猫後
對伯宜給諫道此爲笑柄給諫曰此禍苗也
歐陽給諫門生遠左人嘗送人參或曰此眞遠參給
諫曰是門參
兵垣年終較武蕩夫長以下不善弓矢者槊告病郎

赴較者非弓戾則矢折而射仍不中歐陽伯宣戲之曰發而不中君子以爲猶告也

京師小唱李善內聲余甲寅出都及巳未入都此伎遂絕歐陽伯宣曰小唱今爲大雅矣

余大行云京師有七味解熱丸用騾驢人馬牛犬豕糞以大騾車雜過加久年陰溝秋實和之此丸專解爭名爭利的熱火

余三長安雅伎也李肇卿欲與定情余辭以未得手中問故曰恐君油嘴以護被耳

李長沙相公之子兆先素耽聲妓長沙兼其書几曰
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回
見之即續之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
公相公

蕭護僕役易公爲守一以寛厚爲政决人有逸去者
亦不追有夫毆婦者甲見其已甚爲不平毆其夫
婦見人毆其夫還同夫毆甲甲言爲爾出氣反同
毆我拉以見易易批其詞云福州剪子雲南刀廣
東茶銚蘇州絲擲示兩造兩造不解復叩足之云

打得好打得好兩造見之含笑而去

有妾婦批改嫁易太守問嫁誰婦答嫁東鄰秣備陳二官易戲批之曰批改嫁批改嫁嫁與東鄰陳二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

黃孝父貌王弇州供之因請弇州自替贊曰我不識我而汝識我以我借汝亦無不可汝欲我借往而我不汝往以我重汝其笑轉左然則如之何曰爾爲爾我爲我請川從火

一人謁王弇州臨行求贈詩弇州與之結語有莫作

倡家子細詩句其人不解弇州日過吳門第問顧朗哉朗哉曰君且飲飲畢謂之曰向一倡家善舞不覺當筵失宗因羞入房中母強之倡猶羞澀母曰毋妨吾令四婢四隅立定爾舞至其處婢則曰子細爾爾即警省客聞之大沮

沈生予謂有送枇杷與一令者錯寫作琵琶令笑曰號曰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當年識字差適有客在坐足之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大嘆賞或以爲屠長卿莫雲卿事恐借名耳

王百穀詩多用是爲字如吊袁相公詩山上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人因謂百穀體後百穀目畧翳復有風流罪過有戲贈之詩題曰效百穀體贈百穀詩云面上楊梅瘡是果眼中蘿蔔翳爲花

吳興有陸厨之子攻舉子業因家世微眇不敢戴巾臧晉叔作詩嘲之曰欲方不敢欲圓不屑無可奈何姑戴扁折

陸厨之子因不避邑長被枷臧晉叔嘲之曰陸厨今歲苦多端頭向靑松木裏鑽日出乍看臺沙脚夜

行那怕爿無欄濛鬆細雨衣難濕料峭東風頸不寒更有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吳興以松木爲御

吳興史道山少游泮宮以攻雜作三十而黜後屢試不進荏苒七十志猶不衰臧晉叔改一字詩贈之曰童生七十古來稀文字衣冠異昔時同學少年多不壽道山何必淚沾衣

潘景升在西湖戲袁中郎寄詩曰荒荒粉上愁髭時袁在燕著缾史潘答之曰燕花不佳缾

甲辰冬夜集秦淮酒中行隱令謝少連曰一對好夫

妻不應娶个小只爲心不平終日打不了乃金鼓也曾波臣日朝出蘭房暮即歸長于相守不相違粧前猶有啼痕在只恐明朝又别離乃牛也蓋蘭者欄也于者牮也粧者庄也啼者蹄也離者犁也

金陵鈔庫街囘子寸金糖極有名妓呂二嘗以遺吳非熊非非熊因賦之每以誇名妓楊七一日邀楊七過集當家者不悦别無供具故以藨兒菜趾之非熊出口即曰討氣椰陳父因作打油詩嘲之末云寸金囘子糖爲果兩盌藨兒菜當羮請得摩睺剗楊

七在只場討氣不堪聞

商孟和父令西楚自父許攜資入金陵因游曲中作秦淮詩三十首甚麗又贈妓詩有可憐十二峯頭雨化作秦淮八月波句或戲改之曰可憐幾兩江西銖買得秦淮一个波（曲中謂不往行曰波老）

汪景醇有夾雪帖俞羨長欲臨刻借得其半而景醇卒羨長往弔頭戴粗麻巾汪仲嘉訝重羨長謝家只此巾耳詩伯倫聞之曰羨長尚欲借帖此夾雪巾也榔陳父爲陪客汪之諸從面生問仲嘉此爲

誰鄉景時事而哭之諸從以爲感恩者不如景時蕭人蕭俗帝郎哭耳程孺文作打油詩曰俞公臨哭景幹頭戴夾雪巾柳應芳來陪喪此客是何方汪時主吊客苦但見淚如雨如雨景時名也

南湖一香客自言能詩詩故可笑所作僧道詩亦可笑詩云僧道平日豔無假何事形衰露齒牙不是重陽蕭瑟後卻因短笛弄梅花重陽指和尚也

洪仲章娶劉二後多閉關秦比部每過不見乃作詩嘲之曰豈是安劉故避秦

李大參君章有詩嘲客中酒傷面者詩云古今中聖多如許伶白疑爲鐵面人

粵一香客姜意能詩遇俞清文於酒樓自詭吏也清文亦紿以爲吏因呼清文爲同袍自是與曾波臣洪仲韋黄允修交載酒招四子四子就舟中聯句贈之香客不知爲打油詩也喜甚每出以誇尊貴詩云今朝相遇喜相親大雅翩翩有五人二吏由來皆是假三清何必認爲眞名香自古推東粵宋硯于今讓八閩畫舫細談風月事後庭先許老波

臣蒸以銜籬許波臣也三清者俗目詞客爲清客

孔太史入朝置帽套於坐旋覓不見姜太史改舊詩嘲之曰昔人已竊帽套去此地還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終日空悠悠一時和者甚衆

貞漢表身甚修郭聚胎曰詞場中未有如漢表修長者因作打油詩曰詞場未有此高人適曾太史至漢表勸以杯酒堅不肯飲余笑嘲漢表曰身如此修不能勸人卮酒因繼之曰杯酒何能勸史臣一口翩翩如動氣兩肩聳聳若生嗔後兩語雖戲可

謂淡表小影矣

俞司馬一瓢木杯銘十六字云俞仲茅之杯銘曰苟

日飲日月飲又日飲

程仲權在武昌昵一伎謂伎欲嫁之俞羨長不信也

試調之伎亦爲動因作詩寄仲權曰官道中間栽

李樹一株開作兩邊花仲權心爲之灰

余游秦先行期一日與子斗宗侯索彈箏伎酒散同

仲宗宗侯步月仲宗謂家有琵琶伎能聽之乎余

曰聽之比入座美人嬌寵不肯出彈余因口號曰

許聽琵琶不與聽佳人無分見詩詩方懸落何于十遠績之日不如早就藤牀卧猶見蘡上夢莫形

京師候選未籍以裁縫度日者甚衆及選紗帽拜客有戲贈以詩曰風吹展翅烏紗斷分明一對剪刀閒

規篇

陳公甫偶作詩云剛來文字莫思量或以爲文字不自應遂譏誚之

世宗玄修日宮中煉丹每見一神多手參目衆訝莫

能解因問王元美君最博識載籍中亦有此乎王答不必秘籍大學中即有曾子曰其嚴乎時嚴分宜正秉政

毛伯溫按楚中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網者蔣某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今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張相公孚敬因一官不稱任使甚怒官曰宰相肚裏容得船過張益怒曰若糞船也容得過耶呂仲木聞之曰容得糞船過方是宰相度

汝南趙太守賢有清操于方伯壽祖頗營產業一日享客壽祖侍坐適食南瓜太守曰此瓜不良在城則占人屋在野則占人地客向壽祖曰尊言可繹

耿胥學定力行部閩中携一蒼頭年可十四五頗解理性之學偶留一生飯生媚耿曰師已透悟矣蒼頭在傍曰透尚未能能悟

居長卿自言爲諸浦時已在泖湖戲倏然霧作只尺不辨已而舟在郡城東門矣居民跪言適見龍扶一舟在雲中不知爲使君舟也有人向馮開之道此

聞之曰勿聽他他多說鬼話

元大內雜劇許譏誚爲樂嘗演呂蒙正長者買瓜賣瓜者曰一兩長者曰安得十倍其直賣瓜者曰稅錢重十里一稅寧能不如是及蒙正來賣瓜者語如前蒙正曰吾窮人買不起指傍南瓜曰買黃的罷賣者怒曰黃的亦要錢時上覺其規已落其兩齒落齒者火者姓火

王太倉罷相爲趙蘭谿蘭谿爲沈四明四明罷復引太倉鄭儀部　振先　彈之曰相公有過去未來見在

王今以過去爲見在

蕭湖頭賊公祠詞乎倭功後有媢一令者悉括均田

藩籍事祀其中因祀令居民仍呼賊公祠陳進士

詩序過而歎曰賊公而改爲七公已失立祠初意

增七公而爲十三公無乃蕪穢同器

技術

建昌紀道三能役鬼神爲曆甲申年南州宗室與隣

一貴人不相下爵道三兄厭之道三先令具白狗

雞鵞鴨數種箸及盞燈各四十九枚至期殺牲訖

以草爲偶石爲厭卧於卓上卓前水一缸因用符咒旋而箸一一自立燈盞點在地旋一一自坐於箸末道三郎下拜拜可二百草偶能自立拜將三百草偶沿卓而行行有威儀及三百一跳過缸而墮道三郎歎曰是人不墮水中福氣尚厚吾反受病矣必三年始蹇後果然其貴人是夜睡中墮牀卧病三月始甦道三役謂世無能用我者隨人日本及關白揚鹿海上其隣人疑卽道三也

雲在山者撫州人多異術能爲人追寫亡人小像酷

肖錄一像只索謝三金丙午游南州住許眞君廟其行李四篋皆長箱云藏古畫軸箱一一有標題人借觀輒拒不啓視後交游稍狎詰之曰豈其眞支刀劍邪何不以示人在山答曰信然今天下十數年四陲多事矣吾以禦侮耳交游者奇其人因招集城外廣寺中稍以言挑之在山索雙刀與之舞如一團雪見刀而不見人立竹百步之外射之百發百中

樂安王府殿中柱多白蟻輒五年一易屬雲在山治

之在山云此蟻最多因以二斗綖囷封其上置社
傍符咒巫令人避去而府中人至斗傍竊聽聞斗
中緝緝有聲在山云爾輩俟我事從減半斗矣及
期開眎只一斗半次日始取盡自是柱不復蟻矣
吉道人之任初爲任子後以倜儻不羈落產因南遊
歷衡湘沅辰登太和遇銅帽翁授以道術又在洞
庭間遇袁先生授正一符訣在七閩遇神僧授神
通秘術故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藏往遁形
匿光飛錢攝物變幻莫可端倪東昌苦旱道人披

髮仗劍登壇作法即雲霧四合夜坂石灰畫北斗七星壇上以足踢一星即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天上二星不見約明日申時有雨至午未天日清朗道人書一符令壇下一點吏曰持符急走遇婦人披好白衲者納其懷中即還光吏持符走見市牌中一婦取符納其懷婦項自解衣披髮跟蹌而來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雲陡合雷雨颯降平地水深尺五畝及申時

古道人能爲人追寫亾眞令人家張絹置筆淨室中

遣神將追攝亡魂令仙人爲之握管畫像八從室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眎之肖像儼然子弟見之無不伏地號哭者

吉道人以百錢散投水中盂鉢收之纔誦密咒錢一一飛入盂鉢百不失一

織造曾中貴源病胸結實食即嘔吐懸千金能醫者與之吉道人云此堂中有伏尸置甕胸中故主住者中此非病也掘之四尺果見伏尸甕在其胸移葬之而曾病良愈

姑蘇管康之試輒高等而不利秋闈後失足忽跛吉道人云此有鬼焉因書符擲之梁柱中取出一鐵版上畫跛人傍書住此宅世不第棄之而管足漸平是年以貢中選後吳縣廣文汪雨公家多見披髮鬼康之因言此有吉道人能捉鬼廣文延之道人書一符貼梁上令人聽之聞哭聲鬼在其中後聞柱中有哭聲剖之得鐵版畫一人披髮一人持叉叉其喉背書住此宅者速死棄之而宅安吉學役因言先是住者皆病喉孝廉任者或遷以貢任

者然不死爾公以是德道人甚故人亦呼吉道人

爲華擬鬼

維揚周廷銓云戚小塘多幻術嘗飲一貴人宅適他貴人至主人屏當不及戚推飲座并他客入壁間他貴人至不見飲座與客客在壁間若坐三間巨屋他貴人去諸物及客復在原處

姑蘇吳生挾異術游南州見人家火起以一鴨卵書符其上向火投之火輒爲熄此亦喫酒之流乎

揚州江九霞有使鬼之技嘗在周廷吹許周以手所

統詩扇試之江碎之仍焚於火旋云此扇在某廳
某櫃上廳久封櫃亦塵積尋驗扇在其上未損秋
毫
江九霞在周廷吹許投在盆中據坐客若而人令人
以紙重重封誌摵之投在盆作響及開驗不見投
矣江云在庭前某樹枝上覓之果在
豈聞有使鬼搬運之術第銀物不令見則已見即重
重封固亦難任守矣寧洋廖孝廉背有人至其家
賣檸柳砂約二十餘金封已仍留孝廉家期幾日

樟柳神用命方來取此謝金至期其人不至廖頗訝遣人旅邸跡之其人已先數日去矣按封金只空匣耳樟柳神亦失矣

余斗南住秣陵能爲人治鬼予鄉有兩張氏爲鬼中尫石余爲名入甕中以符封之沈之於水其甕兩人舁之不勝其重

姑蘇王淮竹挾異術其人固不可測但因物斷事應若枹鼓宜春管理斗野王孫嘗以壽問之王令出一物爲占王孫出瑪瑙簪王稱之恰重一錢九

二顱私語人云王孫管理十八年矣今關一歲必謝人世果一再歲仲春而逝應簪之數也

南州王孫晴所遣人索責於所親以扇求占於王淮竹王曰扇骨假紫檀也但好看耳其人必厚禮使者扇而假金也銀必不償矣又扇只一面有字必支吾答使者并書亦不答也王孫初未信後皆驗

錢象坤中第時家樹折其竿忽折為兩人以為不祥或占之曰兩木也必有翰林之兆巳而錢選為庶常

汪龍新安人受數學於異僧著奇驗袁閣老煒寄一白圍碁子託南都王冢宰轉問生子汪接碁子遂云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北京當局之人問第一着但此棊子非木非石經火煆煉而成了無生氣必不能生子若以生尅之理論之不久亦當終局須急下官着可也不數月袁公果下世

泰昌登極頒年號詔至南都一道人見晏給諫曰泰昌者一大二小二日而亡聖人御世匪久矣嗣是年號爲天啓若言而中君宜急歸不去有大禍旋

而果然謝以十金道人曰吾所不欲者已吾所欲
君之有皆吾有也安用十金爲絡諫請告未得忽
有衛軍之變燬室逐殺幾不免焉

王泰濟寧人遇一媼授以陰陽一篇由是屢發屢中
馬中丞昂微服訪之泰愕然曰何貴人也公某月
日必陞兵部尚書至期果然

指揮盧彬金帶自開者三王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
是夕彬入舍人王鸞家爲鸞所殺

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於王泰泰曰此去入京必有

大禍後洪以笏擊死亂政毛長踏于朝果被論戍

泰又日公至某處當有　詔命仍理漕運又果如

所言

莆田楊繼宗與朱侍御澍之子中表省試同寓一蕃

吏亦附廡居停一日吏趨府歸困臥廳上朱外歸

不平欲令僕毆之以楊勸而止吏雖困臥却悉其

語瞿然起日某有罪第某善相人請以自贖因謬

謂朱日君必高第稍遲耳同身向楊日君只得科

不出今秋揭榜之前夕諸人聚飲吏在屏後竊及

五鼓踉出抱楊曰君中矣先是猶以三場未定今定矣然中在七十三正我向酒明日當自攜杯箸陪樂榜出而楊在七十一吏因與隣吏易袖出杯箸楊飲而歸後領卷是夜果以三場爭而後得然七十三之言不知何術斯亦可謂精矣

李本寧始生龔文魁爲推造曰十二歲入學補廪十八歲登賢書二十二歲成進士二十九歲爲督學人初以爲妄後一一驗

南昌瞽目戴新泉善星命丁公此呂子立三負才名

某科江右主考丁公門人也丁意發科矣八月二日過戴門試以命叩之戴曰必中第有難星入命恐五日內必死耳丁大恚初六日早丁猶精神加故俄與坡仰死牀褥中

施太史北昂嘗以巳造質之戴新泉戴問何許人施初紿以南昌人也戴曰平平秀才耳次告以閩人曰佳秀才也問以如何而後可曰在燕則連捷矣施後游國學戊午巳來果然連捷南宮

嘉與胡裔及袁杞山游金陵寓神樂觀提點姚一山

失金杯責其徒兩人憐之爲卜得剝之頤曰金在土中從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則得之如其言果得杯

胡翁初名汝善小有薦於　成祖而名之胡將應召其少表袁杞山爲卜得乾之五爻袁曰五屬君升陽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曰吾直壬午壬爲水午者子之衝果錫名必不離水袁曰非徒然也四爲淵又值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大乎以草莽之臣踐五位終非吉兆五爲火丁者壬

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問賜名裔袁大笑曰驗矣
死不遠矣旋而新作殿命胡卜布算訖曰某月某
日午時當燬上怒因之以驗後至期胡倩繫卒往
覘返報曰午過矣無火胡遂服毒午時正三刻殿
果焚上急召胡已死矣因賜馳驛歸葬
人之足麻及因冷兩腿轉筋者時時有之余友鄭虞
臣謂在潤州甘露寺一僧謂五月五日或七月七
日以鳳仙花扎脚兩拇指上則終不復作虞臣試
之良驗

蔡中新光莊謂人爲蝎所螫忍痛以手就地土上書金木水火土五字卽頗手將土字傍點之土提起擦在螫處卽不痛已

張爾建有授以治瘧之法用燒餅一枚一面用朱書[illegible]字於上一面用朱書[illegible]字於上令病人喫之卽愈爾建云試之效者十之八謂邪瘧卽愈[illegible][illegible]二字稍不同葢爭一畫也

食筋之法用筋九根或七根或五或三將筋切長寸許以手指書[illegible]一時化九龍鄱下海蠡

等十四字於筋上又書盌水上卽吞下無礙

治骨鯁訣與食筋訣同但於魁下添一字如豬骨鯁添𩨨字雞骨鯁添𩠆字魚骨鯁添𩠾字餘十四字同前又只書訣於盌上飲之卽鯁化矣張爾建云試之皆驗

㖃峨神書載治瘧咒云我有一枚棗一心歸大道優辟宜優降辟燒將棗向口對棗念此咒七遍念畢吹棗一口授瘧人食之瘧卽止秣陵祝仙客得此咒云以治人無不効者

夏何能云一奇僧傳以治難產方用杏仁一个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中用蜜黏住外用熬蜜為丸滚水或酒吞下云試之有驗

福州張玠善醫徐監司病塊投大黃數兩弗動玠曰脉細而附氣口虛是積在中央氣轉無力大黃返消胃法當用獨參兩餘可下痰人以為誕果下痰如敗卵而愈

陸吏目心痛張玠曰水溢唇正黑色此蟲也投苦楝下蟲滿匜即能食

黄昇京山人名醫善察脉戚分巡晨興忽疾作不語

昇診之曰脉與證不應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雞

昇曰此必食後就寢蜈蚣過其口鼻中毒耳投劑

立甦戚初未信乃更烹雞置寢處果有三蜈蚣自

榻頂下

嘉興癸珪善醫一男子請診珪曰此病不至死但脉

無生理何也過三日方敢投劑未三日其人忽溺

死

南都梁接骨爲人接折骨以絕技稱李應旂爲余言

其法只用土木鼈炒死末五分加半兩錢二蘆好酒送下外用老鴉藤根紅者一名老鴉眼搗碎蒸熟包裹折處痛立止而隨平土木鼈截斷能復合所以能接斷朝野僉載謂崔務折足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見折處有銅末束之即其驗也

今醫家謂小兒痘疹腰背作痛者即難治鬱儀宗戾謂痘疹有三其一挾外感一挾内傷一則爲時行所染腰背作痛者廼外感之証宜用香油葱汁自

胃脅以達四肢掭之而飲以葛根升麻蘇散之劑汗出痛止痘即隨出矣鬱儀第七子統鉦痘時犯前証醫目目相視不敢議方鬱儀以意出前法治之而佳

凡病危篤不可施藥者煎人參湯入童便飲之出王損庵太史藥書南州孝穆王孫丙辰病劇醫不敢治待盡而已其尊人鬱儀宗正用前方飲之連進三服即汗止不嘔索粥飲矣後唯飲人乳累月而平葢孝穆長齋十五六年腸胃乾枯故須人乳耳

彭儀博雅兼擅雜技其隨事精攻如此

孫秀才汝澄字無撓新安人善醫不以醫爲事余友梅子庚妻夏日病日垂簾捷其耳而目始開問之孫云以錢二文買益元散與服自愈服之立効後冬日子庚妻仍發前病以益元散治之不効問之孫云冬夏治法自異今宜治以四物湯加麻黄也服之亦立効

沈無咎宜興人秀才而兼精醫秣陵何秀才家生女臨嫁而目病垂簾沈以當歸白芍麻黄各三錢煎

湯與服立愈

興化往泉州道傍有上大夫下大夫墓先是卜此地者埋錢爲誌後復有卜者揷簪爲誌及期兩家俱舁柩至爭先不決因各言所誌開視則簪揷錢孔中因讓埋錢者葬然揷簪者亦欲豎石架柩其上先卜者許可今架柩者世出上大夫葬柩者世出下大夫其跡具在

萬曆丙寅閩新設寧洋縣久無科第問之青烏家曰邑治因其山勢坐東向西天三生木當三十年始

有興者又曰寧字四丁洋字三羊嘗聞三未至第四丁始發廖季符生於丁卯至丁酉發科適符其數

龍沙高過城江西出聖人南州里諺也或以爲許旌陽讖語城北門外平地一縷如龍盤護首尾向城萬曆廿五六年來忽高峻時内閣及九卿如張相公蔡冢宰范宗伯徐司空袁都御史皆南州人文物一時爲盛旋章布衣 潢 以聖自擬倡鄉紳剗去其沙將建文殊閣於其上而石爲基石以數千計

閣未成而諸老相繼罷免隕落矣鬱儀宗族精青烏家技癸卯春與甘子開游其間呰其不利風土人初未之信及秋試新建漏榜仲冬旌陽宫燬士紳始謂鬱儀言良是亟合人工折去閣基今不數年沙長如舊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想唐以前即有此沙矣

今世絕技胡長白吳文中胡可復山水丁南羽白描佛像何雪漁石篆時大彬沙壺胡竹亭磁香鑪磁

逼哥窯

居宋元山水不一體體體擅場惟吳文中郎花鳥佛像亦無不精工他若曾波臣小像洪仲韋小楷黄允修篆石皆名稱一時余嘗對陳元凱稱吾鄉四絕元凱戲余曰並君詩爲五

江陰鄧彰父小楷擅名蠅脚蟻肝未足喩其細余嘗與吉府應用一錢書心經可方君寸楷赤壁賦否彰父不服蓋彰父一扇能書四部西廂耳

舊謂軟玉之法用蟾酥有試而不驗者余知惟陳山甫能之問之曰用蟾蜍眼非酥也眼須二三對擂

碎又用雞子黄調匀蒸熟擦玉上向火烘乾然後篆刻則如切泥矣

永嘉僧野雪以奕稱戊申七夕集許無念宅與吳嗣仙對枰嗣仙第一手沉思而後下子野雪殊不顧對客閒談隨手應敵無不取勝李子魚贈以詩云

圍焦坐隱靜皈依十九行中噲法微慧眼欲生拋大劫觀不定卻斜飛分先未許爭先手戒殺那堪露殺機跳出刀山投鐵網與師一笑解重圍

[illegible]露書卷之十二終